

近代名人年譜叢刊

楊守敬年譜



上海大陸書局印行

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八月初版

楊守敬年譜

(二冊定價大洋四角)

(外埠酌加郵費)

原著者

楊守敬

補述者

熊會貞

點讀者

湘農

發行者

上海同孚路
大陸書局
口威海衛路

印刷者

啓智印務公司

不許
同樣
翻印

鄰蘇老人年譜

宜都楊守敬惺吾甫自述

三十年前，日者推余命，流年止七十三，而中間所云休咎皆驗。前年，義州李文石（葆恂）勸余自爲年譜，余謙讓未遑；今年，日本人多問余小傳，雖漫應之，未下筆也。八月，武昌事起，倉皇出走，家人星散，藏書數十萬卷，衣物財產，棄之不能一撈。開關至上海，蒙舊友香山甘君輪臣（作蕃）假館僦居，棲息略定。而有日本水野鍊梅者，夙聞余名，由其國福岡縣遠來，欲至武昌從游，中途遇於滬，堅欲置身門下，櫛之不一

得。其人年已四十有八，念其向學之忱，乃受之。又欲得余小傳，歸而告其國人，今年命將盡，乃徇其請，追述生平。記憶不審，年月錯誤，在所不免，然不敢虛浮妄作。其間拉雜瑣碎，強半不文，意在示我後人，不足爲外人道也。

鄰蘇老人年譜 (1839-1915)

己亥，道光十九年，一歲。 四月十五日丑時，吾以生。

庚子，二歲。 九月初一日丑時，弟先三生。

辛丑，三歲。

壬寅，四歲。 十月十二日，父病歿。父諱有純，（熊會貞墳

諱）字粹然，幼敏慧，十餘歲，擔任祖父兩店事，能左右手握算，不爽分毫，以操勞過度，得咯血疾不起。

癸卯，五歲。 祖父以父歿，歇一店。守敬嘗於數錢時摘古錢

而弄之，蓋天性然也。

甲辰，六歲。 母教以識字讀書。

乙巳，七歲。仍在家讀，先三亦同讀。

丙午，八歲。始與先三就外傳，從覃先生讀。其年四子書成誦。

丁未，九歲。初學作文。

戊申，十歲。從謝先生讀。

己酉，十一歲。祖父以年近七十，店中無人經理，乃囑守敬

及先三皆輟讀。以守敬至孫姑夫店，以先三在己店，均學商業。然守敬每日雖專心生意，夜閒仍誦書學文不輟。先三聰穎過於守敬，惟目神不足，數丈外不見人，向夕即同瞽者，而夜就燈光，猶能識蠅頭字，亦一奇也。

庚戌，十二歲。祖父以先三有目疾，不能獨任貿易，乃囑守

敬回家在己店照拂。

辛亥，咸豐元年，十三歲。

粵匪竄宜昌，守敬與祖母避亂長陽。朱宗濤李姓家；母率先三避於漢陽河羅家坪，中途被賊搶去衣物數箱，祖父則在家不出。亂後復歸，家中什物皆在，緣粵賊經過一日即去，鄰人古樸，不知有劫搶事。

壬子，十四歲。

從朱先生（鳳池）讀，先生時文爲一邑名手，以守敬不願讀庸爛時藝，惟喜陳大士稿及諸名家文，乃刮目相視。時因亂累年無縣府考，是年始開縣考，守敬初應試，終覆第十三名。

癸丑，十五歲。

朱先生移館下鄉，祖父以鄉讀費重，囑守敬在家讀。

甲寅，十六歲。

開府試，祖父未允赴試。

乙卯，十七歲。

祖父以祖母年已高，母一人難以支持家務，乃擇期爲守敬成婚。婦李氏，柔順有婦道。

丙辰，十八歲。

高要馮展雲（譽驥）爲湖北學政。時已三屆

未開考。八月院試，守敬請於祖父赴府補考，三就院試，皆不售，及歸，閱已售者之文，均不出守敬右，何以屢不得？因思馮學使工小楷，頗重字學，而守敬書法草率，故爾見擯。

丁巳，十九歲。

時江陵朱先生槐卿（景雲）工書，在許姓家

教字，兼課文，守敬乃私倩介紹，從朱先生附讀。已入塾，祖父始知，甚不以爲然，經外舅李公（宗允）解勸始允。而朱先生精力絕人，每夜必雞鳴始就寢，守敬素弱，不勝其苦。且每

當就枕時，必出一題，口占半篇始眠，故每當考試，他人未脫稿，守敬已交卷，蓋素習慣也。五月縣試，初覆第一名，終覆第二名。七月府試，五場皆第一名，十月院試，入學，仍馮學使也。是年長陽譚先生力臣（大勳，）常往來館中，與房東許滋生及朱先生論古，蓋譚先生曾館於江都汪孟慈家，得庸甫（中）先生緒論，守敬每側聽之而欣然，蓋守敬得聞國朝諸儒之學，自此始。

戊午，二十歲。時省城克復，開科舉，守敬隨朱先生入闈，不中。是年有太平孫君玉堂（璧文，）避亂宜都，在太平會館授徒，其人勤學不倦，因與之交。適餘杭鄭譜香（蘭）亦避亂至宜都，租余屋居之，因其晒書，得見六嚴輿地圖，假之，而

與孫君各影繪，無閒斯夕，余成二部，孫君亦成一部，譜香知之，乃大激賞。會譜香以吾屋差小，不能容，移居於向家巷，而以吾屋轉租元和顧子山（文彬），顧本吳中文豪，見余好古，亦大加青眼。

己未，二十一歲。又開恩科，守敬亦入場，不中，長子道承生。

庚申，二十二歲。朱先生以明年拔貢爲勛，及歲試壹等，而同人忌甚，以爲來年必獲選。

辛酉，二十三歲。是年試拔貢，守敬以忌者造謠，遂決意不赴考。

壬戌，同治元年，二十四歲。正月，次子德承生，余以謀生

無術，乃設館授讀，計束金四十千，而弟婦病甚。守敬以祖父年邁，不忍須臾離，擬不赴鄉試。至七月初旬，學師力勸之，不得已，遲至十二日始成行。泊入場，因小雨人多擁擠，不能取次應點，而已入龍門者，不能復出，於是露立龍門內，至初九日黎明，方應點入號。時困倦已極，加以腹瀉，未及收拾考具，題紙已下。首題爲『古者言之不出兩章，』初擬爲八比，恐精力不繼，乃爲兩大比。十六日畢場，卽買舟歸，榜發乃獲中第八十名舉人。主考爲海鹽顏雪廬（宗儀），茶陵譚文卿（鍾麟），房師爲納溪癸卯解元宋海樓（文觀）。當填榜時。鄭譜香以關道在座，乃顧主考及房官言此人年少好學，他日必爲傳人。是年冬，赴禮部試，由陸路至樊城，遇遂溪陳一山（喬森）

，傾蓋之際，如故相識。一山故將家子，好馳馬試劍，逾壯始折節讀書，目光炯炯，豪邁絕倫，與余性情不同，而志趣合符。

癸亥，二十五歲。

正月入都，寓荊州會館。由一山得見文昌

潘孺初先生（存），歸善鄧鐵香（承脩）同年。孺初精詣卓識

，罕有倫匹；鐵香卓犖不羣，皆一代偉人。守敬得聞緒論，智

識日開。一山又所至延譽，於是都中之士，多有知守敬之名者

。會試剋罷，已在肆廠買得未見書盈車，仍遵陸歸。時年少未經

歷練，由家丁雇一三套車，老馬瘦騾，本不堪長途，又加以久

雨溜泥，沿途雇馬騾牛幫駕，中途又買一騾，未至樊城，騾復

斃，每日半夜未能抵站，辛苦萬狀，幸出都時尚有百金，至樊

城已罄盡，假貸同行者，由襄河展轉至沙市而歸。其時家有盤

龍堰租穀七十碩，鄧家店租穀三十二碩，漢陽河羅家坪租穀八碩，又有正街鋪面一棟，臨清江老屋一棟，閒壁新屋一棟。祖父以先三爲洋煙所染，欠有私債，恐不克負荷，乃延請枝江戶首等與先三分爨，公估分派：以盤龍堰穀劃出二十碩，又以鄧家店租穀三十二碩，作爲祖父母及母養膳之資；其有逐年所欠親友會賬，則於正屋鋪屋交母按年還清後以作養老之資；守敬與先三則分盤龍堰穀各二十五碩；其老屋深寬，新屋小而未成，則以羅家坪租穀八碩補之。議定，祖父母及母皆仍住老屋，守敬初拈鬮得老屋，先三得新屋，及穀八碩。先三以新屋僅有鋪面一重，後一重有起架無裝修，不能居住，無力補築，欲與守敬互易，祖父不允，意以老屋與先三必不能守，而祖母及母

無住處，故守敬乃婉勸云：「先三得新屋，不能脩理，又有私債，不待移屋，已將抵夙負，若老屋有祖父母及母同住，何人敢買此屋？」祖父始允。於是守敬假貸親友，裝修兩房，移居之。先三則於老屋前開米舖謀生。守敬旋即設帳授徒，年不過數十千。甲子，二十六歲。冬，又擬人都應會試，苦無川資，乃襁被

由沙市搭內河船開關到漢口鄭譜香觀察處假銀百金而歸。其時先三負債無可抵償，追索急，乃以五十金與之，而自携五十金，與枝江新舉人彭雲峯（大興）同行入都。至樊城，則車價昂貴，乃兩人同雇一轎車。及過新野縣，天大風雪，車沿清河行，向晚離車站尚十餘里，黑夜路迷不能行，各停車燃燈，而雲峯帽爲風吹落，彼欲下車覓之，余下車簷力阻。旋余因車夫一人不

能燃燈，乃下車當風，及燈燃開車，而車箱中不見雲峯！衆欲行，余堅謂必專人回頭覓之，既停一時，專人回報無蹤，各車皆欲行，余不能復阻。及到店，則已深夜，衆皆倦極思臥，且云彼當到村莊覓宿，明日赴縣報案可也。余以爲夜臨深河，未有村莊，必失足落河，時嚴冬水涸，落河當在河岸邊，或不死，若至明日，必凍死，乃懸賞車夫及所帶家丁與店主人回頭沿河照之。至原停車處不數武，則見河邊有黑影一團，岸高數丈，無路可下，回報如此。余又督店主人用大繩弔人下，則雲峯在焉，奄奄一息，不能語，以薑湯灌之，方明始能語，是時若再停數刻，則已殯矣。於是衆皆歎守敬之義，而雲峯乃怪余不久候而開車，余弗校也。

乙丑，二十七歲。

正月抵都，寓荊州會館。是時南皮張文襄

（之洞）爲翰林。提倡風雅，大會天下名流於城南陶然亭，守

敬與陳一山名與焉。守敬以爲迹近標榜，不赴，厥後南海桂君

文燦有記刻其集中。三月會試，薦而不售。是時都中友朋均勸

余留京，余亦以都中爲人文淵藪，樂與賞奇析疑，爲學問進步

，並非爲他日發迹計，蓋其時已屏除時文於意計外矣。四月，

考取景山官學教習，鐵香遂招住其寓中。及鐵香告假歸粵，乃

就東草廠胡同太平蘇君次屏（維翰）館，教其子讀，假太平會

館爲學堂，每日散學後，徒步到琉璃廠法帖店物色碑版文字，

及歸，街上已寂無行人，到館則漏三四下矣。蓋東草廠距琉璃廠

路逾三四里之遠，旁觀多非笑之，惟蘇君於守敬無閒言。蓋蘇

君之爲人慷慨好義，待先生至恭且敬，又欲出貲爲守敬捐主事，已上兌矣，經孺初先生力阻，以爲守敬既得景山教習，何必捐主事長無出頭之日？乃囑蘇君以其貲改捐他人，然已損失不少。厥後因其子性拙，讀書無進境，而鐵香返京，乃力辭次屏館，仍主鐵香家。是時鐵香亦好金石，每日游市上覓所得，其精者歸鐵香，其次者守敬收之，緣守敬無力買精者，然飲食之費，租屋之費，皆鐵香任之。計鐵香亦非殷實富人，每年不過得其叔津貼數百金，而以之養吾閒人，其志非尋常好客之比。

丙寅，二十八歲，教習期滿引見，以教職用，於是希望皆絕。

丁卯，二十九歲。

是年住宜昌會館，因湖南友人言山西高平